

廖华歌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村子

Cun Zi

1

- 最后一个抽獐子的人
- 胡琴手
- 结拜弟兄
- 表决
- 呼吸的时间



散文集

我想努力走进事物的内部，使自己的笔有一点锐度，有一点暖意，用爱去感知和抚摸疼痛……在意识与时间的搏斗中，这个动态而不确定的世界永不终结。村子永远有自己的语言。

河南文艺出版社

廖华歌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村子



散文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子/廖华歌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村… II.①廖…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28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 印 张	216.5
总 字 数	3173 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虚实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目 录

- 001 白沙岩
- 004 疙瘩榆
- 007 天水渠
- 010 状元树
- 013 最后一个抽獐子的人
- 018 风声依旧
- 023 今生今世
- 027 儿大不由娘
- 031 山芋肉又丰收了
- 035 沉睡的手机
- 040 家在柳河坡
- 046 风水先生
- 051 自己的村庄
- 056 穿过往事

060	恍若一梦
065	打赌
070	赌徒
075	孤女
080	风水宝地
085	孤独
090	忌讳
095	胡琴手
099	母女之间
103	城里的日子
107	小偷
112	“三口之家”
117	文化大叔
122	文疯子
127	斗争哲学
132	报应
136	表决
141	王桂香
145	天体
150	分组
155	借钱
159	喷呐王
163	谎话

- 168 结拜弟兄
- 173 报复
- 177 选举
- 183 地气
- 188 村民组长
- 193 出走
- 198 懒人
- 203 命运
- 208 失落
- 213 简约
- 218 酒徒
- 222 计谋
- 227 认真
- 232 好人
- 237 李彩霞
- 242 尊严
- 246 亲情
- 250 久顺
- 253 呼吸的时间
- 257 山乡名人
- 261 后记

白沙岩

这是藏在伏牛山最深处一个名叫白沙岩的小村子。这儿山高林密，偏远闭塞，虽与外面世界相通，却有不少地方尚未遭受污染，仍保持着古朴自然、纯真宽厚的民风乡俗。整个村子的形状颇似一片顶尖朝下的三角形枫叶，一条乡、村、组联修的公路从村东穿过，村西一条河，环绕着大半个村庄，养育着一百多口人。山水树木，花草虫鱼，苍岩卧石，空中的飞鸟，田间的庄稼，山野里的珍禽异兽，以及生活在这儿的世世代代的山民，都无不带有原初的天璞与纯净。在所有的美中，唯有朴素最美。白沙岩是朴素的。

外地人来到白沙岩，只环望那么一眼，就会惊异得目瞪口呆：怎么这山岩上全是白的，什么时候落满了雪呢？那些长在雪上的树木花草不仅葱翠繁茂，还花朵盈枝。他们疑惑了，下意识地仰望着空中，太阳正透过叶隙暖洋洋地照着，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泽却一点儿也不融化，人站在雪旁边毫无冷意还时有汗水流淌，啊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花奶牛般奇妙无比团团块块的白？

村里的人笑了，笑得畅快且底气十足：看好了，这可不是雪，是白色的沙岩石层哩，要不，这村子不是徒有虚名了吗？这沙岩石层啊，又叫千层岩，一层层地叠起来就成了山。听说别的地方也有，但只是那么星星点点的几块儿，不成气候，只有我们这儿满山满坡都是哩。这种沙岩既养人又养物，要不这山上的树木咋就长得这样高大粗壮？

干脆改名叫雪村多好，雪村听起来更有诗意，而且还和川端康成的“雪

国”有了遥远的呼应。一位随行的诗人激动地说。在他眼里，这一层层的山岩就是一页页的书，树木将它们装订一起，整个的村子就是一本大书，记载着村子的历史和文化、生命的延续与命运遭际……村人注意到，从进村子起，他就掏出笔在一个小本上一直不停地写着什么。

可村民们才不管它湿（诗）意干意呢，更不去在乎那个川什么成，他们认定只有白沙岩做村名才最为正宗，这是老祖先留给他们的地方，是他们子子孙孙的家园和根。在这个世界上，根和家园只能有一个，这一个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永远不可更改的。

来人若能在村里住几天，就会从山民们那里听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传说。就说这白沙岩吧，村里的老人们讲起来就有几说几解呢。

一种说法是，相传很久以前，这儿的山岩全是灰褐色。村里的一个穷书生爱上了与之相邻的王员外的女儿，两人海誓山盟，以身相许，爱得难舍难分。王员外和家人知道后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就对穷书生说：你若想与我家小姐成婚，除非一夜之间雪落山岩。其时正值仲夏，书生明白王员外出此难题是要彻底斩断他对小姐的念想。不是吗？谁能够使上天在一夜之间落雪呢？无计可施的书生由灰心沮丧到绝望透顶，孤灯夜下，独坐无眠，眼看着镜子里的他头发在慢慢变白。天快亮时，他朦胧记起一个个子矮小的黑影人飞快地拔下他头上的白发，然后对着空中吹几口气，那些白发便飘飘然了无踪影。待书生抓扯着自己剩下的黑发，茫然摇晃着走出门口时，竟一下子惊呆了，只见山岩上到处白花花一片，奇迹真的出现了，天真的落雪了！他呼喊着的，奔跑着的，来到山坡上一处石岩旁用手轻触那雪，却坚硬冰凉，竟是变白了的山岩。这情景令王员外惊异不已，他暗忖天意难违，遂成全了这桩婚姻。

另一种说法是，早先的时候，村里住着一个很有名的石匠，石匠自小就死了父亲，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这石匠不仅活儿做得好，还是一个大孝子。他母亲常年被一种顽疾折磨，曾四处寻医求药却总也治不好。一天午休时，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翁。老翁对他说，要想治好你娘的病，除非用你的手艺给山岩脱一层衣。言毕，老人不见了。他醒来默想着梦中老翁的话，忽然心念一动，从此便去一点点地雕琢那些山岩。虽然每天累得够戗，也只锻出一

小片的白岩,但他却从不灰心,日日锻雕不已。终于有一天,风雨大作,电闪雷鸣,轰隆隆一阵巨响之后,原来的灰褐色山体不见,山岩大都裸露出了白。他母亲的病果然不治而愈,娘儿俩都活了一百多岁,成了村里最高寿的人。

还有一种是说,外地一个算命先生路过村头时患了重病,村人便将他接到家里,大家轮流着精心照护。算命先生为感恩村人,咽气之前特意交代大伙儿将他埋在响马坡西南边的石狮峰下,如此十年之内,村里将出大人物。谁料一年未过,野猪却将那坟踩了一个大窟窿,地气全跑了,山岩气得变成了白色。

.....

面对白沙岩,更多的人是百感交集,默然无语。因为他们深知世界上的许多东西其实是不可以解释的,有言便浅。他们不喜欢轻易去确定它,宁可对它想法多多,一直猜测下去.....

└─▶ 疙瘩榆

榆树在村人眼里被视为吉祥树。它因谐音“余”，有年年有余的意思，故而，在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尽可随意栽种，不像杨树、桃树、柳树和桑树，总有那么多的禁忌。这种树不仅木质坚固、纹理细腻可供建筑或制器具用，还很洁净、很自爱从不生任何小虫子。春三四月，榆树开花了，花很小，青白色，有短梗。叶片为卵形，遇水后光滑柔韧，用来洗手，可治皲裂。果实圆而小，如铜钱，通常都叫它为榆钱，初嫩时，可做味道鲜美的蒸菜。

这棵被称为“疙瘩榆”的榆树，长在靠公路边居住的刘麻子家的房山头。树已高出房顶许多，树冠大而圆，直似一把撑开的伞，又像是在房子上空搭起的一个凉棚，密密的枝叶日夜荫护着刘家的三间瓦房。那树干更是奇得怪异，竟如雅丹地貌似的，鼓出了一身大大小小的包，如蟒蛇缠树，若火烧燎泡，似沙丘堆积、浪涛起伏，常令看的人感叹歛歛，因之，大伙儿都称它为“疙瘩榆”。

村里的老年人都记得，这棵榆树刚栽下时，树身十分标直；后来，不知怎么就长出了一身鼓鼓突突的疙瘩。开始时很小，随着树的日渐长大，疙瘩便也大了起来，竟多得纵横交错连成了一体，看去像是一位沧桑历遍、被生活的风雨压弯了腰而又骨骼耸立不肯屈服的老人。它始终是旺盛的，从未停下生命的脚步，被那些青褐色的疙瘩托起的，是蓬蓬勃勃年年都要开花结果的伞般的大树冠，是仿佛处于时间之外的生命奇迹。

一提起这棵疙瘩榆，村人就会说到刘麻子。因刘家在村里辈分高，大伙

儿都喊他麻子爷。麻子爷小时候出过麻疹，高烧受风后留下了一脸深深浅浅蜂窝般的麻子坑。这些麻子坑平时都各司其位倒也没什么，可只要麻子爷一生气，它们便一个个歪来扭去，前后左右不停地跳动着，直似一只只红红的愤怒的眼睛，射出千万道逼人的光，样子很是吓人。但麻子爷的心是好的，心里没有一个麻子点，所以村里的孩子们并不真怕他。有时候离老远他们还拍手唱着：

麻子麻，
河里爬，
天黑了，
回不去家，
一跤摔了个仰八叉。

麻子爷听了，只装没听见，捡起一块石头朝桐树上的一个老鸱窝砸去，却没有打中，只将树枝撞了一下，惊得窝里的老鸱“干——啥，干——啥”一迭声地叫。

还在麻子爷是麻子哥的那年早春里，他从路边捡回一棵胳膊样粗的榆树，就很精心地将它栽在了自己的房山头。不几年，榆树便长得和房屋一般高了，顶梢还高出了屋脊。也正是这时，他和村人都发现，榆树的躯干上生出了许多碍眼的疙瘩，看去背锅凹腰的，很是丑陋。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不报主人的知遇之恩，反倒在大风天，那不停摆动的枝梢每每把房瓦扫掉摔碎，将山墙碰撞出一个个的裂缝和窟窿。村人们看不下去了，纷纷跟麻子爷说：

赶紧砍掉它吧，留下来终究是祸害。

用不着心疼，看它长那丑样子，将来也成不了啥材料，早砍房屋早安宁。我家有新买的大刀锯，随时可借给你除树用。

……

面对村人的好心劝说，麻子爷一声不吭，满脸的麻子坑胀鼓鼓的，全成了铁青色。人们看到，在风息枝停的日子，他无数次不厌其烦地爬高上梯，

默默地给房屋粘贴新瓦,修补墙洞。虽然,偶尔他也气恼得用手中的泥瓦刀狠劲敲打着树干,直敲得皮开肉绽,可不几天,那被他敲破的地方就又长好了。他始终抱定一个主意,它能长这么大实在不容易,累得满身都是疙瘩也不肯停歇,它尽力了,他理解。任谁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砍它。

又过了些年,榆树长得更高了,已经高出房屋好大一截子了。它不仅再也不损毁房屋,还实实在在成了麻子爷房屋顶上的一把保护伞。风来了,它挡;雨来了,它遮;霜雪来了,它挺身而出地将其扛起。特别是好几次山村里下冰雹,个个鸡蛋样大,几乎把每家的屋顶都或轻或重地砸坏了,而麻子爷的房屋却因了这棵榆树的卫护安然无恙。

哎呀,还是人家麻子爷有眼力,看得远哩。

人啊,能容能忍才为大。麻子爷不计较榆树的过,那是真正的大哩,做人干事就得这样。

听了村人的这些话,麻子爷无语,脸上的麻子坑却闪动着笑意。疙瘩榆树也无语,它很可能因用力生长正在鼓出一个新的更大的疙瘩吧。

这棵树的事情不知怎么被乡邮员给传了出去。很快惊动了市报的记者,他们来了,惊乍乍的,除了手中的相机“咔嚓咔嚓”一个劲儿地拍,还说,那满树的疙瘩是榆树成长的惨烈履痕,它见证了生命在每一历程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说着,面对满树疙瘩竟然脱帽致敬,神情十分肃然。

麻子爷很冷淡那位将话筒对准他的记者。他心里说,这些城里人真是没事找事,全都是吃饱了撑的,折腾自己不说,还弄得别人不得安生。就说这棵疙瘩榆树吧,它有啥好说的? 还一个劲儿问他对这件事怎么想。真扯闲,他压根儿就啥也没想过。至于问到那些年榆树将房子损坏了他为什么不砍掉它,他回答得很简单:不想砍。为什么不想砍? 他们再问。麻子爷火了,脸上的麻子坑胡蹦乱跳:你们哪儿来恁多为啥哩! 说罢,气呼呼地不再理他们,一锅接一锅地抽他的叶子烟。倒是目光一触到榆树西南枝上的那个鸟窝,他的气一下子便消了许多。外人不知道,那窝里的鸟不但细脖子长尾巴长得好看,还每天早晨都给他唱很好听的歌哩。



└▷ 天水渠

天水渠绕着南山转,然后一路东去,沿途,浇灌着村里的一些岗田和坡地。

这条渠传说是王员外为避血光之灾,听信算命先生劝言为村里做下的一件善事。整条渠全都是用黑油青石垒筑,又用米汤和出的黄胶泥对麦糠灌缝。因而,虽年代久远,却依然坚固结实,不曾有虫蚁蛀穴,也无风化石损,更没有水冲渠破之痕。许多年来,它就这样默默流淌着,见证着小村的日月。

渠岸边的石壁上,有数道粗细不等的黄白与灰褐交织的花纹,它们如草木,像鸟兽,似虫鱼,还有的奇形怪状,直似天书,让人无法猜测和破译。渠底生了一层薄薄的绿藻,时而静然不动,时而轻柔舒展,有小鱼在其中悠然游动。渠水碧清,水面覆过渠两边石头上的苔和蕨类叶片,无论冬夏,永远都是不多不少的一渠水在流着。山洪暴发时,渠水不见长,久旱无雨天,渠水不见瘦,似乎它所盛载的水量都是有定数的,难怪被称为天水渠。蓝天白云,日月星辰,夹岸的粉花碧木,以及山坡上的牛羊和人家的房屋都被渠水映成了一条长长的画卷,随着四时更替,这幅画卷的不断变化,村人送走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日子。那个谁也没见过,更说不清是哪朝哪代的王员外,因了这条渠,也永远活在一代代村民的唇边心上了。

渠首住着吴太平一家。太平虽是个硬邦邦的男子汉,却有一副菩萨心肠。一次,他在渠边的一棵杨树下,发现一只胸脯上受了重伤的老鹅(即乌

鸦),那老鸱浑身颤抖,越来越紧地呼吸着,半睁半闭的眼睛很痛苦无助地望着他,分明是在向他求救。太平的心被这目光给搅乱了,乱得跳个不停。他知道,在村人眼里,老鸱是不祥之鸟,人们离老远都要躲着它,尤其是在它正叫唤时,听见的人更不能说话,谁若说话,那倒霉的晦气就会应验到谁身上。眼下,它就在他面前疼痛得直抽搐,他实在是无勇气碰触它并把它带回家疗养。可是,再一想,老鸱也是鸟啊,是一条生命呀。它现在遇难了,伤势很厉害,样子又十分可怜,他若不管它,它注定是死路一条。像是在帮助他下决心似的,正在这时,那老鸱望着渠水,仿佛用尽全身力气挣扎了一下,然后,翅膀无力地耷拉下来,满目都是凄哀和绝望。

它肯定是又饿又渴哩。太平的心在说。他觉得它刚才的举动极像一位病危人对尘世的最后一点眷顾,任谁看到都应该满足的。他粗暴地折断了身旁的一根树枝,口里还骂了一句无所指的脏话,然后,双手小心地托起这只老鸱。他没有马上给它喝渠里的水,他懂得人在受重伤流血后不能喝生水的道理,他要让它像人一样喝能够消毒的淡盐水。

你疯了?赶紧把它扔得远远的,再用皂角水把手洗干净。妻子吓得变脸失色,一横身,将他挡在了门外边。

救善不救恶,救恶跑不脱,干脆架火烧死它。儿子阴沉着脸,目光很凶地说。

吴太平恼怒地看了儿子一眼,侧身闯过妻子的胳膊,边往屋里走边大声喝道:我就是要救它,你们怕个啥?有灾祸全都应验到我一个人身上,这行了吧?

那些天,他像是在和家人较劲儿似的,格外精心喂养并治疗这只老鸱,夜里就让老鸱卧在他的床头。月余天后,老鸱的伤全好了,它又能像先前一样盘旋飞落了,吴太平便放了它。

老鸱也是念恩的。它要报答他,想来想去却不知该做些什么,忽然心一动,便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每天都到吴家门前的核桃树上为他唱歌。它唱得很卖力很动情,那一声声的“杀——了,杀——了”,直听得吴太平和家人毛骨悚然。他们拿石块去赶它,赶不走;借了一支土炮请人来想打死它,结果全没用。它该来照来,因为据说老鸱是记路的。这情景吓坏了吴太平,